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渭南文集卷二十二

宋　陸游　撰

梅子真泉銘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曰子真泉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笠澤漁父為之銘銘曰梅公之去漢猶鴟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子舟車所通何所不閲彼呉市門人偶傳之而作史者因著其

說儻信吳市而疑斯山不幾乎執一而廢百梅公之去如懷安於一方則是以頸血丹莽之斧鉞也山麓之泉甘寒澄澈珠琲玉雪與子徊徘酌泉飲之亦足以盡公之高而歎其決也

司馬温公布被銘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此銘予二十歲時作今傳以為秦少游非也

金崖硯銘

我遊三硤得硯南浦西窮梁益東掠吳楚揮灑淋漓罔神風雨百世之下莫予敢侮

延平硯銘

延平雙龍去無迹收歛光氣鍾之石聲如浮磬色蒼璧予文日衰愧匪敵

鑾谿硯銘

斯石也出於漢嘉之鑾谿蓋夷人佩刀之礪也琢於山

陰之鏡湖則放翁筆墨之瑞也質如玉文如縠則黟龍尾之羣從而溜韞玉之仲季也

錢侍郎海山硯銘

雲濤三山飾此怪珍誰其寶之天子侍臣煌煌繡衣福我遠民一字落紙活億萬人勿謂器小其重千鈞從公遄歸四海皆春

桑澤卿磚硯銘

古名硯以瓦今名硯以甎瓦以利於用甎以全其天甎

乎瓢乎寧用之鈍而保其全乎尚無媿之日陳於前 放翁

銘桑蜴澤卿硯瓢紹熙二年六月九日老學菴書

崔伯易畫像贊

崔公名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劉相沆舉賢良方正不赴以任為三班差使韓魏公薦之詔易文資為國子監直講亦辭元祐中再名為郎又皆固辭補外郎諸公力白於朝强起為國子司業訖不肯復出為郡以起居郎祕書少監名亦不肯起紹聖中復以為祕書少監辭如初

遂請宮觀尋致仕予喜其白首一節乃求畫像於高郵而為贊曰

古之君子學以為己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仕以行義止以遠耻世衰道微豈復知此蚩蚩始學青紫思拾萬馬並馳孰能獨立始雖弗急後亦汲汲我思崔公涕泗横集

東坡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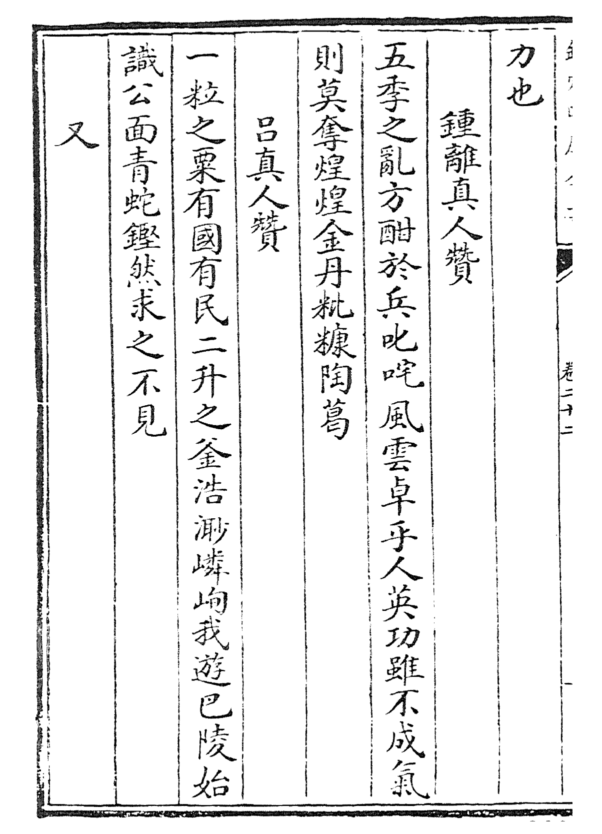
我遊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顧我而歎閔

世垢濁笑謂侍僊畀以靈藥稽首徑歸萬里天風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王仲信畫水石贊

亡友王仲信為予作水石一壁仲信下世二十年乃為之贊恨仲信之不及見也其詞曰

導江三峽神禹之蹟王子寫之洶洶撼壁後三十年塵暗苔蝕澹墨色之欲盡尚觀者之慘慄或曰是學蜀兩孫者非邪放翁曰吾但見其有歐陽信本柳誠懸之筆



力也

鍾離真人贊

五季之亂方酣於兵叱咤風雲卓乎人英功雖不成氣則莫奪煌煌金丹粃糠陶葛

呂真人贊

一粒之粟有國有民二升之釜浩渺嶙峋我遊巴陵始識公面青蛇鏗然求之不見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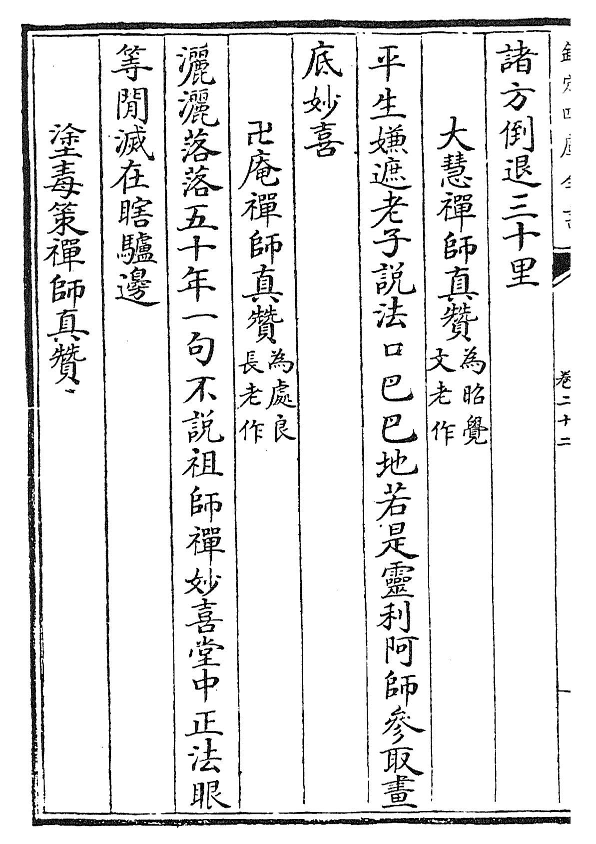
天下家家畫呂公衣冠顔鬢了無同勸君莫被丹青誤
那有長繩可繫風

僧師源畫觀音贊

三世如來同一関大士亦作補陁夢佛子無財可修供
尺紙寸毫俱妙用寶纓天冠儼四衆長年造極筆愈縱
唯師魯公為作頌十方世界俱震動

宏智禪師真賛

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賣生張説看渠臨了一著子



諸方倒退三十里

大慧禪師真贊為昭覺文老作

平生嫌遮老子說法口巴巴地若是靈利阿師參取畫底妙喜

卍庵禪師真贊為處良長老作

灑灑落落五十年一句不說祖師禪妙喜堂中正法眼等閒滅在瞎驢邊

塗毒策禪師真贊

骨相瓌奇風神蕭散貌肅而和語盡而簡畫得者英氣逼人畫不得者頂門上一隻眼

又

塗毒不自讚留待三山老試問卿上人讚好莫讚好海中忽起刼初風北斗柄折須彌倒

佛照禪師真贊

名動三朝話行四海撒手歸來雲山不改人言大覺同龕師云老僧掩彩

大洪禪師贊

髮長無心剃衣破無心補大洪山上有賊大洪山下有虎非但白刃殺盡兒孫更能一口吞却佛祖

中巖圓老像贊

我遊中巖拜師於床巍巍堂堂鳳舉龍驤公住無為訪我成都雄辯縱横玉色敷腴別未十日梁木告摧我如飛蓬萬里南來孰謂窮山乃瞻儀形墻壁說法況此丹青

奉聖淳山主年八十有四放翁為作真贊

兩住名山一老禪目光如電照人天行藏不用占蓍草卦氣全來二十年

芋庵宗慧禪師真贊

猥懶殘芋打塗毒鼓舌本雷霆毫端風雨

廣慧法師贊

東土震旦西方極樂一緉草鞋到處行脚

數淨人求僧贊

光雜頭淨洗鉢頭頭拈起頭頭活有時與有時奪受用現前活鱍鱍敷道者一短褐欠箇什麽更要惡水潑將錯就錯也不妨只在檀那輕手撥道敷淨人求伽陀見施主求買度牒為説

此數語嘉泰辛酉四月十日放翁書

錢道人贊

栟櫚冠青芒屩上天下天不騎鶴喚作神仙渠不肯道是凡人我又錯會稽城中且賣藥

放翁自贊

遺物以貴吾身棄智以全吾真劒外江南飄然幅巾野鶴駕九天之風澗松傲萬木之春或以為跌宕湖海之士或以為枯槁隴畝之民二者之論雖不同而不我知則均也淳熙庚子務觀自贊時在臨川年五十有六

又

名動高皇語觸秦檜身老空山文傳海外五十年間死盡流輩老子無才山僧不會

又

皮蔦其衣巢穴其居烹不糝之藜羹駕禿尾之草驢聞雞而起則和甯戚之牛歌戴星而耕則稽氾勝之農書謂之痒則若腴謂之澤則若癯雖不能草泥金之檢以紀治功其亦可挾兔園之册以教鄉閭者乎周彥文令畫工為放翁寫真且來求贊時年八十

又

進無以顯於時退不能隱於酒事刀筆不如小吏把鋤犁不如健婦或問陳子何取而肖其像曰是翁也腹容

王導輩數百胸吞雲夢者八九也陳伯予命畫工為放翁記顔且屬作贊時開禧丁卯翁年八十三

記太子親王尹京故事

隋齊王暕尹河南唐秦公世民尹京兆衛王重俊為洛州牧皆親王尹京故事也然尚未甚以為重後唐秦王從榮以長子為河南尹又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故當時遂以尹京為儲貳之位至晉天福中鄭王重貴周廣順中晉王榮皆尹開封用秦王故事也國朝太祖皇帝建

隆二年七月以太宗皇帝為開封尹開寶末太宗嗣位纔八日即以齊王廷美為開封尹（後封秦王）太平興國七年秦王出為西京留守自是開封不置尹止命近臣權知府而已（權知府自李符始）雍熙二年始以陳王元僖為開封尹蓋是時太宗元子楚王元佐被疾廢則陳王亦儲君也淳化三年薨後二年真宗皇帝自襄王為開封尹（後封壽王）至道元年正東宮議者謂尹有品秩非太子所宜兼領乃改判府事自後唐以來雖以尹京陰為儲副之位然

皆藩王以太子判京府則自至道始也故事開封尹之上有牧雖具員而初未嘗置國朝惟親王乃除尹餘但為權知府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百七十年未嘗改蔡京為相始建議置尹尹非獨故事須親王乃除又太宗真宗潛藩所領人臣所宜避天下皆罪京之不學其後宣和末欽宗皇帝自東宮為開封牧是時已有尹尹之上惟有牧故以命之然牧故事序位在太子少保之下御史大夫六曹尚書之上亦非太子所宜兼葢有司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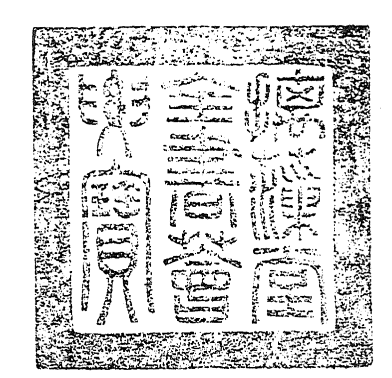
考至道判府之制也尹之下故事有少尹位在少府將作少監之下太子少詹事之上後唐秦王時嘗以劉陟為之而建隆以來率不置惟置判官推官各一員或二員通掌府事並以常叅官充親王為尹則判官以給諫充（令太中大夫以上）推官差降焉真宗為尹時判官二員推官三員葢特置也或問太宗以來尹京則謂之南衙何也曰開封府治所本在正陽門南街東然太宗為尹乃就晉邸視事晉邸又在大内及府治之南故曰南衙亦曰

南宮秦王許王因之及真宗為尹太宗以秦王許王皆不利始命還就府治焉

渭南文集卷二十二

謹案卷二十第七頁後七行今讀易不能知伏羲之心刋本羲訛處今改

卷二十一第二頁後二行湖州常照院記刋本院訛縣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渭南文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渭南文集卷二十三

宋 陸游 撰

姚平仲小傳

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為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名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悦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大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

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名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攻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名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渠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敵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

清宫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棄驢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熈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為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祕不言得道之由云

族叔父元𤅢傳

族叔父元𤅢名宕一字居安自山陰徙家餘姚性恭謹

純厚閉門力學不妄與人交尤好樂律每言樂所以成人才今世所用皆胡部雖鄭衛亦不得聞况韶頀乎因考按古關雎鹿鳴諸詩抑揚皆合音律時時自歌之中正簡古聞者興起欲上書請用之鄉飲酒會疾病不果所居瀕江一室蕭然數十年間几席書册琴樽之屬皆未嘗易好飲酒然不肯自醲或餽以家所醞亦辭不取曰法不可也其謹如此有子洙登進士第為鹽官尉迎養官舍期年洙卒元壽護其喪歸亦能自釋久之以疾

卒年七十與元壽同時有鄭從革者名鼎之丹徒人自三舍法行已在鄉校能自刻苦口誦手鈔日常兼數人然試有司輒黜從革亦不以黜故少怠終始如一日事父篤孝建炎中客山陰遇冦從革欲奉父避之父不聽從革乃束帶立床前䰞糜粥奉湯液悉如平時冦至則迎門拜泣曰父老不能去惟哀憐之冦為感動乃署其門使其屬勿犯終亂定父子俱得全年六十餘貧益苦比卒衣衾不能具而一鄉皆推其賢云

陳氏老傳

會稽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農惟力耕致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貿販以取贏者一切不為耕桑之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但略使識字不許讀書為士婚姻悉取農家非其類皆拒不與通室廬不妄增一椽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衣惟布襦帬取適寒暑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子孫亦皆化之無違陳氏所居在刺涪山下地名曰南溪云陸子曰

予嘗悲士之仕者若苟名位而已則為負國必無負焉則危身害家憂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先世本魯墟農家自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窮通顯晦所不論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室廬桑麻果樹溝池之屬悉已蕪沒族黨散徙四方益有不知所之者過魯墟未嘗不太息興懷至於流涕也聞陳氏事因為述其梗槩傳之庶觀者有感焉

紹興府衆會黃籙青詞

上帝福善禍淫雖各繇於類應大道回骸起死或俯徇於哀祈敢露忱詞仰干聰鑒伏念臣等所居紹興府地連三輔人雜五方任職居官當閭閻之太平鮮衣美食昧稼穡之所從習俗莫還神明積譴方凶饑之薦至加疫癘之相梁疾痛呻吟未及三醫之謁焄蒿悽愴已悲萬鬼之隣念升濟之無方敢號呼而有請伏望少回洪造一洗衆辜逝者脫梟路之冥冥生者安王民之皡皡天職生覆地職形載敢忘夙夜之歸冬無愆陽夏無伏

陰永冀生成之賜

江西祈雨青詞

天惟至仁久寛水旱之譴吏實有罪仰累陰陽之和既閔雨之歴時敢叩閽而請命伏念臣濫膺上指出使近畿深惟𡨋頑固陋之資莫副惻怛丁寧之訓徒積勤於夙夜冀無負於幽明然而風采不足以讋服豪强恵愛不足以撫綏鰥寡政媮惕日田疇曠陂澤之修訟積淹時囹圄困桁楊之繫務均力役而或蔽於所見思廣賑

恤而或緣以為奸既莫致於善祥懼卒罹於饑饉是用
諏辰之吉稽首以陳伏望推善貸之慈霈曲成之恵雖
有司曠職宜伏雷霆之誅然比屋何辜流為溝壑之瘠
若復未回於洪造遂將絶望於有秋敢殫皇皇哀迫之
誠冒貢懇懇吁嗟之禱庶格九霄之澤少紓一道之憂
稼穡順成黨僅蒙於中熟里閭疾苦誓靡墍於上聞

謝雨青詞

旱大甚以是虞不遑啓處天蓋高而可叩思罄精誠方

祇祓於齋場已亟霑於膏澤尚懼豐凶之未決敢忘祈
報之交修仰企叢霄少回冲馭伏願哀黎民之匱食宥
衆吏之瘝官申敕有神更終大惠一穀不升謂嗛豈勝
夙夜之憂三日以往為霖實頼乾坤之造

嚴州祈雨青詞

歳律肇新農功伊始居者慮陰淫陽伏之冦耕者懐旱
乾水溢之虞仰惟上穹職是元化俯遂羣黎之育式均
六氣之平敢即熈壇恭陳薄薦所蘄歳豐民樂寛九重

宵旰之憂賦足刑清逭衆吏簡書之責敢忘惕勵仰對生成

謝雨青詞

天九闕之在上精神可以徹聞雨三日而成霖枯槁為之盡起茶陳薄薦冒貢丹衷伏念臣領此偏州迨今累月上無以布宣寛大而逭屯膏之咎下不能撫摩凋瘵而格解澤之施跼蹐靡遑吁嗟上訴敢謂薿霄之應曾無浹日之淹月離畢以示期山出雲而效職風霆下擊

澗壑交流井汲如初家享一瓢之樂粟儲可繼士寛半
菽之憂商旅通行道途鼓舞彼有遺秉此有滯穗方將
均惠於惸嫠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更冀黙消於疾癘敢
忘兢惕仰對生成

保安青詞

道垂光而下濟罔不興慈情至敬則無文惟當直訴伏
念臣少多罪垢晚乏功能寓形寖迫於九齡定著遂階
於四品先世被追榮之典巳冠三孤諸兒荷延賞之恩

例霑寸禄首尘滿盈之久自挻災釁之來時涉夏秋疾生經絡有藥必試靡神不祈呻吟之聲晨莫不絶惟歸誠於洪造或少追於往愆么然微衷亟以自列伏望曲回聰聽俯佑殘軀俾耄及之餘生獲奠居於故社耕桑安樂父子團欒天實無私敢汲汲希望外之福人誰不死願熙熙須數盡之期

天申節樞密院開啓道場疏

得道者上為皇啓帝圖之廣大有德者得其壽當化日

之舒長率籲衆情虔伸善祝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伏願

三靈介祉九廟儲休無黄屋之心雖退藏於淵默如南

山之壽冀茂對於天祺

滿散道場疏

惟天其申命用休誕御無疆之歷有德者必得其壽共

輸歸美之誠敢叩梵宫仰申善頌光堯壽聖太上皇帝

陛下伏願顧神物外布澤寰中福禄萬年丕介厖鴻之

社本支百世永奉詒燕之謀

天申節功德疏

得吾道而上為皇莫自齊於箕翼有天下而傳之子福方濅於華夷敢因震夙之期申致延鴻之祝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聰明時憲清淨無為黄屋非心共仰堯仁之大玉卮為壽益瞻漢殿之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恭願茂對昌辰丕承景貺以聖傳聖增光奕世之休為天中天永享萬方之奉

又

得道上為皇誕受泰元之册重華恊於帝光臨孝治之
朝敢殫向日之誠仰祝後天之筭尊號陛下恭顧又新
湯德丕顯文謨日舒以長燕處益探於衆妙道冲而用
陰功廣被於羣生

瑞慶節功德疏

有開必先天地肇開於景運無遠弗届華夷畢效於貢
珍矧備邇聯敢稽壽祝皇帝陛下伏覩誕膺戩穀端拱
穆清以八千歲而為春永御舒長之景卜七百年而過

歷用符愛戴之誠

又

誕彌厥月丕昭震夙之期長發其祥共致庬鴻之祝皇帝陛下恭願後天難老如日正中紹十二聖之膚摹開三百年之景運金泥玉檢肇修稀濶之儀楛矢石砮永享貢輸之盛

又

叨榮禁路千齡獲遇於聖明歸老故山一飯敢忘於君

父敬修梵供仰祝堯年皇帝陛下恭願光照大千壽踰
時萬繼統燕無為之治御邦躋有道之長上際下蟠永
享化國舒長之日東封西祀嗣修太平稀濶之儀
又
節紀千秋實踵開元之盛神呼萬歳洊膺嵩嶽之祥顧
雖遯迹於丘園敢怠馳誠於軒陛皇帝陛下伏願道極
高而蟠厚治咸五而登三碣石河源盡復輿圖之舊泰
山梁甫嗣修檢玉之儀

又

惟皇之極欣逢熙洽之辰於萬斯年共效庬鴻之祝敢趨淨域薦控丹衷皇帝陛下伏願允叶帝心誕膺神筴化東漸而西被功上際而下蟠降德於衆兆民坐致唐虞之治上瑞至千百所永符箕翼之祥

又

聖恩念舊猶叨四品之崇景運開先敢後萬年之祝皇帝陛下恭願當宁撫盈成之業垂衣紹積累之休朔易

南詔綿鋤耰於率土東漸西被會玉帛於中朝

又

恩霑遺老幸聯上雍之班身遇明時敢後祝堯之請皇帝陛下恭願乾端廣大日轂正中髦蠻奉九譯之琛扆告三登之候應帝王之運故聰明睿智足以有臨集天地之祥皆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祈雨疏

九秋伊始百穀將登念零雨之稍愆率羣情而致禱仰

惟慈蔭曲鑒丹誠三日為霖俯慰雲霓之望大田多稼

上寬宵旰之憂

謝雨疏

諸佛願心本常存於澤物衆生業果或自名於凶年民

愚無良吏惰不職駁驕陽之作害閔零雨之弗時内罄

寸誠方吁嗟而遍禱起瞻四野已枯槁之一蘇自惟莫

格於太和乃致上勤於慧力敢忘祇報用畣鴻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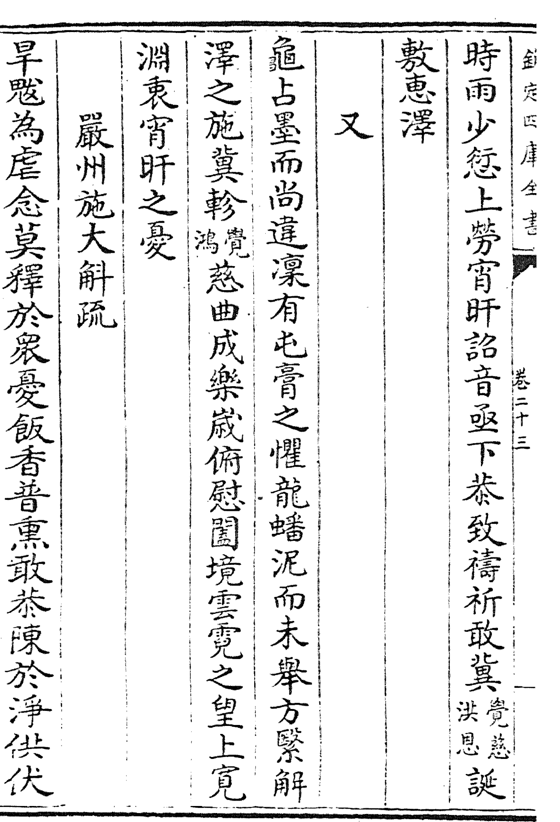
道宮謝雨疏

上帝至仁本不忘於澤物下民胡罪幾坐致於凶年由官吏之惰偷致政刑之疵癘驕陽作害零雨弗時內罄寸誠方吁嗟而仰禱起瞻四野巳枯槁之盡蘇自惟莫格於太和迺至輒干於鴻造敢忘祇報用畣好生

嚴州祈雨疏

倬彼雲漢尚愆霖雨之期害於粢盛俯劇淵氷之懼敢輸丹悃仰叩真慈冀占離畢之祥少逭屯膏之咎

又



時雨少愆上勞宵旰詔音亟下恭致禱祈敢冀覺慈洪恩誕敷惠澤

又

龜占墨而尚違凜有屯膏之懼龍蟠泥而未舉方緊解澤之施冀軫覺鴻慈曲成樂歲俯慰閩境雲霓之望上寬淵衷宵旰之憂

嚴州施大斛疏

旱魃為虐念莫釋於衆憂飯香普熏敢恭陳於淨供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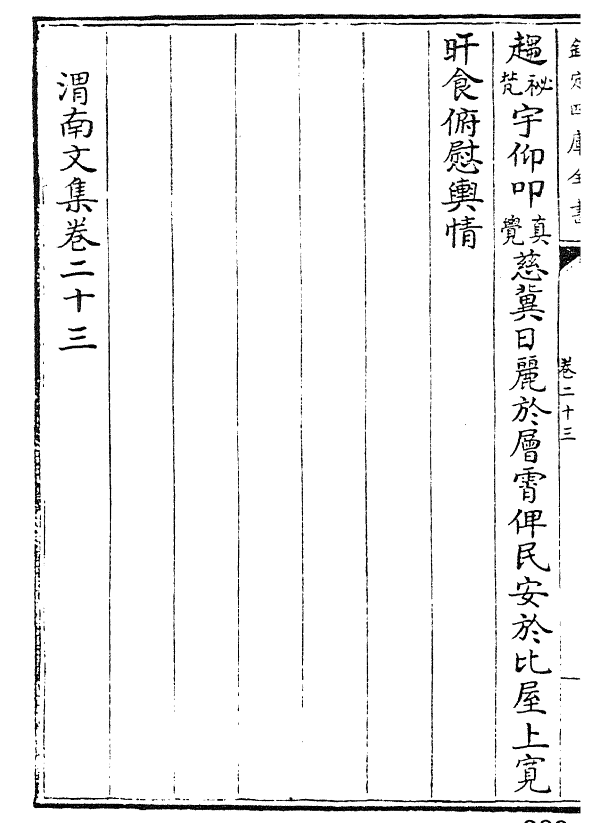
願雲從龍而效職月離畢以告祥解澤亟行屯膏一洗如來施無量食既靡間於聖凡史臣書大有年庶上寬於宵旰

嚴州謝雨疏

萬邦屢豐幸際中天之熙運平地尺雪鬱為嗣歲之嘉祥敢忘淨供薄薦之修陳少謝覺慈蔽霄之貺尚祈垂佑洪造益介純禧

嚴州久雪祈晴疏

時雪屢應已占嗣歲之登春氣未和寧免祈寒之怨敢



趣祕梵宇仰叩真覺慈冀日麗於層霄俾民安於比屋上寬旰食俯慰輿情

渭南文集卷二十三

渭南文集卷二十四

宋 陸游 撰

法雲寺建觀音殿疏

補落伽之道場蓁蕪已久修多羅之妙典函匭僅存先師每志於經營四衆亦思於協助天時默定佛事將成伏望巨公大人居士長者深戒著鞭之後共合浮圖之尖庶得萬瓦鱗差修梁虹舉紺容輝日梵唄陵雲結難

值之勝因作無窮之壯觀

開元寺重建三門疏

巍然古剎實居大府之喉衿卓爾高閎復為一寺之眉目歷數百載極祇園之盛乃七十年猶刧火之殘伏望大發積藏亟成鉅麗粲髹丹於久廢偉扁榜之一新雨霽塵清碧瓦勢凌於霄漢霧開日出金鋪光射於康莊還壯觀於承平垂美名於不朽

安隱寺修鐘樓疏

金鐘大鏞蓋以聲為佛事雄樓傑閣宛在水之中央歷歲既深須人乃復敢徧投於信士祈同結於勝緣浮翠流丹儻復還於鉅麗撞昏擊曉實大警於沉冥

重修光孝觀疏

天覆地載之間飲啄皆由於道蔭跂行喙息之類涵濡悉荷於國恩豈獨忠義之心人人具有抑亦生成之賜物物皆同永惟光孝之道場實薦嶽皇之飈御神祠佛刹尚營繕之相望琳館珍臺豈修崇之可後其等叨恩

冠褐庀職宫庭敢忘夙夜之勤冀復規模之舊既侈先朝之遺迹遂新大府之榮觀

圓通寺建僧堂疏

如來香飯取時已遣化人開士鉢單展處又須得所營兹華屋延我勝流念非極棟宇之功何以稱龍象之衆木魚哮吼千僧閣也在下風露柱證明九良星直須退步

重建大善寺疏

刼火之壞大千雖云有數長者之施億萬要豈無時儻阿練若獲了大緣則窣堵波亦還舊觀可謂非常之舉惟須不退之心

道像五藏疏

道雖與貌固非耳目口鼻之施天本無心尚何肝膽肺腸之有既云肖像蓋亦同人願共發於信心不須疑著庶亟成於盛事垂示無窮

鷲峰寺重建三門疏

建寺年深築門役鉅雖不下禪牀相接用此何為然倒騎佛殿出來少它不得伏望念古阿蘭若之勝地結檀波羅密之大緣或備土木甎甓之材或施黝堊髹丹之費初發心處已有諸聖證明一落筆時自然大地震動

重修大慶寺疏

佛出本為一大緣初無差別越城昔有六尼寺五已丘墟惟大慶之名藍實故唐之遺址玆蒙賢牧命復舊規方廣募於衆財冀亟成於偉觀魔王魔民魔女盡空蜂

蟻之區法鼓法炬法幢一新龍象之衆儻承金諾敢請

氷銜

福州請仁王堅老疏

勇退急流雖具衲子參尋之眼旁觀袖手要非邦人嚮慕之誠爰擇名藍往迎高士某人芙蓉正派真歇諸孫默觀已得於本心自重每輕於外物不合則去蹈儒士之難能知我者希得老氏之所貴付越山於昨夢聽石[illegible]

[illegible]之僧列李寶溪雲豈有去留之迹齋魚粥鼓一隨宿

昔之緣

福州請九峰圓老疏

鬧籃裏入頭不妨奇特懸崖邊撒手只要承當須遇作家方了此事某人參臨濟正法眼得補陀大辯才雖則跛跛挈挈走諸方不認昭昭靈靈作自己伏請如雲出岫似月印潭放下鉢袋衣囊打起齋魚粥鼓直到佛祖不知處猶是半塗且向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

福州請聖泉頼老疏

少室玄機陽岐正脉最端的處只要言下承當有多少人盡向面前蹉過甚人談鋒峻峭心地圓明當初向竹篦子頭偶然築著磕著而今踞寶華王座選甚胡來漢來便須拈起鉗鎚打開窠臼以鐵酸豏普供大衆與木上座同演宗風鐘鼓鏗鍧旛幢炳煥豈惟流輩知不由免徑之高要使師翁發撞破煙樓之歎

能仁請昕老疏

視世如菴摩勒果雖外物之本輕說法如優曇鉢華要

應時而出現久已名行於海内豈容身隠於雲根敬虚金布之園往致空飛之錫其人材高龍象辯震雷霆潛閟嶺者十年遇寒巖而一笑如初歎賞明窗下特地安排最後慇懃鉢袋子親自分付幸念先師之遺語亟為故人而逺來要傳無盡燈當觀第一義

雍熈請最老疏

山隂道中萬壑水依舊潺湲雲門寺裏一爐香久成寂寞忽於旁邑得此高人某人立雪飽參隔江大悟通威

音以前消息踢眦盧向上機關血指汗顔諸方不供一笑搏風擊水萬里始自今朝豈惟續且庵家傳更喜得可齋道伴

鄉士請妙相講主疏

雜華設教猶日照山大士應縁如雲出岫其人英姿邁往雋辯絶倫早集布金之園久造笑雲之室伏望俯從衆志來繼道場且要於談笑間取上方香積之飯然後以神通力成夜摩覲史之宫

千秋觀修造疏

一曲澄湖千秋古觀瓊樓玉宇正須月斧之修蓝笈琅函未極雲章之奉至於傑閣翬飛於天半長橋虹卧於波心皆擬繕營用成絶勝况丞相肇新於真館與邦人仰禱於帝齡覆載之間共陶化日髮膚之外皆是聖恩願垂不朽之名更效無疆之祝

光孝請廓老疏

孤峰頂上一口吞三世如來七里瀨邊隻手接十方衲

子既是隨縁自在便須信手承當其人號真作家有大力量拈起拂子且與陸大夫同舉宗風放下鉢囊不妨陳尊宿暫為隣舍

雍熙請機老疏

諸方到處只解抱不哭孩兒好漢出來須會打無麵餺飥舉起一枝拂子勘破四海禪和其人心地超然談鋒儁甚最初遊歷倒却門前剎竿末後承當分付先師鉢袋十年涵養一旦闡揚請木上座作先馳拈鐵酸蹝施

大衆鯨鐘鼉鼓無非塗毒家風蘿月谿雲盡是放翁供養

雍熙請錫老疏

瞿唐峽激灩堆萬里不生寸草若耶谿雲門寺三人即是藂林要看雲居錫上座點檢諸方須與宣城陸大人激揚此事某人得來孤峻用處縱横巍巍堂堂灑灑落落半月嵓戴起簣子好泉亭脫下草鞵水宿山行平日只成露布刀耕火種從今別是生涯

求僧疏

掀禪床拗柱杖雖屬具眼厮兒搭袈裟展鉢盂却要護身符子伏望尊官長者達士通人共燃續慧命燈不惜判虛空筆起難遭想結最勝縁向僧堂前唱參幸離俗諦以比丘身得度敢負厚恩

又

佛有八萬四千法門出家最勝僧受二百五十大戒利物無邊方今雲門諸山莫如淨智一境必度優婆塞偈

成比丘僧巍巍堂堂聿觀龍象之衆雍雍肅肅不媿旃

檀之林儻許結縁願垂淑筆

紫霄宫女童徐居慶求披戴疏

雲山棲隱雖從金門羽客之遊冠珮焚修尚欠白水真

人之力敢輸微懇仰叩高閎伏望推博施之心植衆妙

之本仙槎乞得支機石既遇有縁天風飄下步虚聲是

為報德

成都大聖慈寺念經院僧法慧為行者雷印定求

度牒疏

拈華會上正法眼雖是自明剗草殿前護身符少伊不得故鄉踰八千里路空手要七十萬錢欲辦大緣莫嫌俗氣從此鉢盂兩度濕受賜不貲忽然平地一聲雷酬恩有在

雍熙請倫老疏

修竹茂林久作蘭亭之客青鞵布韈忽尋秦望之盟此有宿因寧容力避其人渡河香象跋浪長鯨初得法於

室中耳聾三日晚抽身於林下壁觀九年道價雖高世緣未契方公言之共歎亦勝地之將興百草頭祖師本來知見一毫端寶刹今日神通但辦肯心必無難事

梁氏子求僧疏

名家有千里駒本意折一枝桂忽厭魯章甫擬著僧伽棃可謂人英堪承佛種長者若能成就放翁為作證明

孫餘慶求披戴疏

孤雲埜鶴山林自屬閒身布襪青鞵巾褐本來外物伏

念心久游於塵外迹尚寄於人間傅翕雖然頭戴道冠王恭終要身披鶴氅直須白水真人力共了青谿道士緣

陶山菴行者求化度牒疏

昔於如來所發心葢非一世令以比丘身得度夫豈小緣況貞白先生昇僊之區實文昌左轄植福之地遍投信施庶獲圓成七條九條二十五條儻無魔障一佛二佛百千億佛當共證明

傳妙鯀求僧疏

四十刼前記作佛已定出家百尺竿頭坐底人正須進步茲述慺慺之請敬趨赫赫之門伏望王公大臣長者居士揮雲煙於紙上運財寶於庫中出現優鉢曇花成就僧伽黎相十方諸佛同聲讚可謂勝縁一日鉢盂兩度開敢忘大施

葉可忻求僧疏

七寶布施作福止屬有為一人發心歸源方名大事非

賴賢豪之助曷弘清淨之緣所冀見聞各懷喜捨續佛
壽命成苾芻不壞之身為國焚修効芥石無疆之祝

鎮江謁諸廟文

某以隆興改元夏五月癸巳自西府掾出佐京口明年
春二月己卯至郡洪惟上恩不可量數敢不夙夜祗惕
圖稱所蒙區區之心神其監之

祭富池神文

某去國八年浮家萬里徒慕古人之大節每遭天下之

至窮登攬江山喪徊祠宇九原孰起孤涕無從雖薄奠之不豐冀英魂之來舉

福建謁諸廟文

某聞聰明正直神之所以為神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吏之所以事神也一戾於此神且殛之其何福之敢望某蒙恩出使一道告至之始祗慄於祠下

福州城隍昭利東嶽廟祈雨文代

閩之風俗祭祀報祈比他郡國最謹以故祠廟之盛甲

於四方斧斤丹堊靡有遺巧重門傑閣煥然相望則神之所以福其人者亦宜與他郡國異而自夏訖秋驕陽為害水泉淺涸草木焦卷多稼彌野將茂而槁夫幽顯之際雖遠然豈有享其奉而不恤其害者惟神聰明宜動心焉

福州謝雨文代

吏受命天子牧養百姓神受命上帝保衛一方其責則均然而祠宇貌像孰與府寺之雄犧牲醪幣孰與廩餼

之厚巫覡尸祝孰與官屬之盛吏惰政紕無以格豐年之祥不自責而望神宜拒而弗享矣區區之禱曾未信宿雲興東山之麓雨被千里之内雷發而不怒風行而不疾祁祁霡霂如哺如乳起視四野莫不霑足愁歎之聲變為懽謠嗚呼吏之愧於神多矣酒冽牲肥樂歌送迎匪報也以識吏之愧也

福州凖敇禱諸廟文

乙未詔書慈寧殿服藥敷大宥於四方分命郡國禱山

川神示之在典祀者惟神受職欽承上意

福州歐冶池龍鱓谿河口五龍廟祈雨祝文代

繚垣閟宇瀦水灌木窈然而幽陰者龍之神也升天御雲濟世澤物霈然而成功者龍之仁者也聰明正直有禱必應者又其所以食於民也歷時不雨粢盛將害則龍亦何心視民之窮如越人之視秦也變化呼吸轉災為豐在龍之力其易如指之屈伸也犧牲醪幣吏之所以報龍者其敢怠而弗親也

福州閩王閩忠懿王祈雨祝文代

維神之生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此邦之人沒而祀之非獨父老子弟不忘神之功德意者神亦眷眷於此邦沒而不已也歷時不雨稼穡將害吏雖不言神其忍安視弗捄邪雖然敢不以告

嚴州謁諸廟文

新定為郡地陿民貧而回祿馮夷數見譴告市邑蕭然至今未復某蒙恩來守是邦宜知所報如或黷貨以厲

民淫刑以飾怒事燕遊以廢政納請謁以撓法是宜即罪於有神死不敢悔使其能麤賤令玆之言則神亦宜哀矜之調節雨暘驅逐癘疫使與吏民仰戴明神之休牲酒鼓歌以時來報豈不幽顯各得其職哉

謁大成殿文

某聞之夫子曰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某家世山陰被命來守不三舍而至殆與古之仕於其國者無以異然一於忠敬有所不力則吏與民且合其智

詐澆浮以欺其守豈不殆哉視事之始欵謁先聖先師非獨以令甲也敢告夙夜祇懼之意

謁社稷神文

某蒙上恩來守新定郛雖小有社稷焉其敢不恪以獲戾於神敬以到郡之三日周視壇壝

嚴州秋祭祝文

秋有祀國之典也筮日之良爰舉祀事牲酒樂歌靡敢不飭惟爾有神來格來歆惠我吏民神亦永饗典祀

嚴州祈雨祝文

新定爲郡介於谿山之間雨暘少愆輒能病稼戊申水溢方禱於神曾未再旬復以旱告吏政無以格陰陽之和而惟神之濆羣趨廟庭僕僕亟拜神固不以吏罪而棄斯民吏獨無愧於神乎尚力厥事以蓋兹媿神其監臨之

又

甲辰詔旨以閔雨命郡守致禱惟神受職欽承上命

又

其被命來守幸及終更不敢以去郡有期怠荒厥事屏逐暴吏慰安疲民稽於幽明儻逭咎責而嘉穀方秀時雨未渥維神正直宜監於兹敢列忱辭恭俟嘉澤

嚴州馬目山祈雨祝文

維神有祠兹山尚矣唐刺史韓泰以禱雨獲應載新廟貌令又四百餘年而未列命祀無以慰父老祝史之心今兹旱勢已極某雖愚蒙恩假守得以專達於朝敢與

爾神期以三日甘澤霑足槁苗復興當列奏乞封以侈
神之威靈顧以守郡不獲親行謹遣迪功郎建德縣主
簿汪仲議即事祠下而某帥郡僚望拜於軍門傴以俟
命

又

考於圖志得神之威靈而致禱焉既累日矣誠弗能格
雖間得小雨地不及濡塵不及斂而赫日復出矣然父
老之言以為比夕雲物多起神之祠傍意者神哀憫斯

民終有以活之也敢復以請僂僂之誠神尚監之

嚴州祈晴祝文

雨勢未止溪流暴溢民廬官寺倉庫獄户皆有意外之憂惟神聰明亟俾開霽約束漲水以時返壑其與吏民其敢忘報

嚴州謝雪祝文

四時冬為玄英閭里毋虞於癘疫平地尺為大雪麥禾預卜於豐穰敢忘薄薦之陳少酬明神之賜尚祈乎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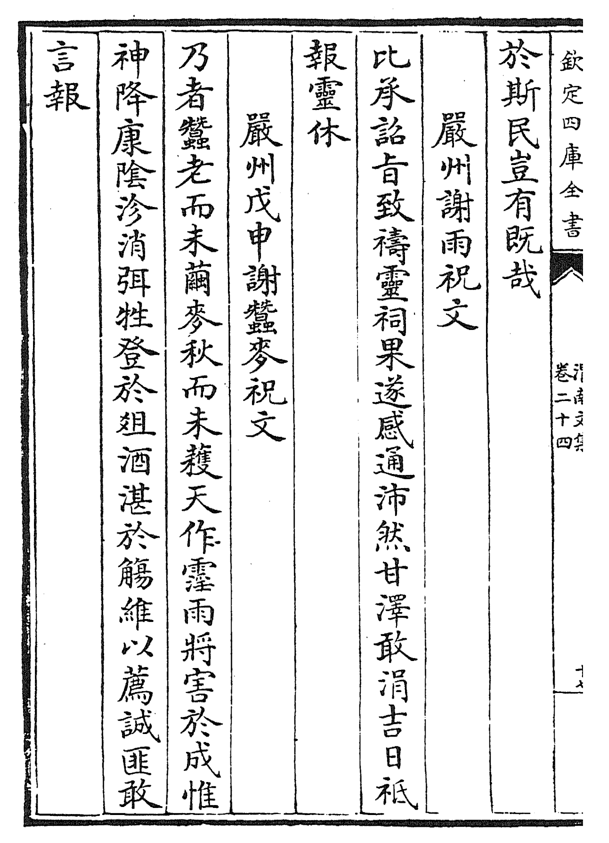
永保安寧

嚴州久雪祈晴祝文

雪雖嘉瑞過則爲災春氣未和民屢告病郡政乖刺惟神之歸尚祈輿哀以卒大賜牲酒之報其敢弗虔

嚴州廣濟廟祈雨祝文

不雨且再旬矣井泉涸竭蔬蔌告病閭巷講救焚之備郡庭決爭汲之訟秋陽益熾疾癘將作吏雖愚猶知恐懼豈神之聰明而忘之乎出雲興雨以一洗之神之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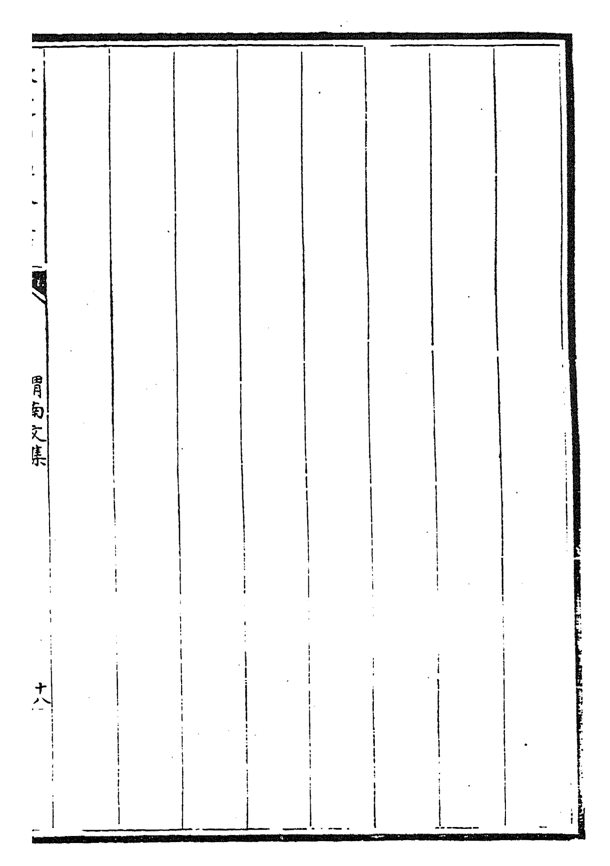
於斯民豈有既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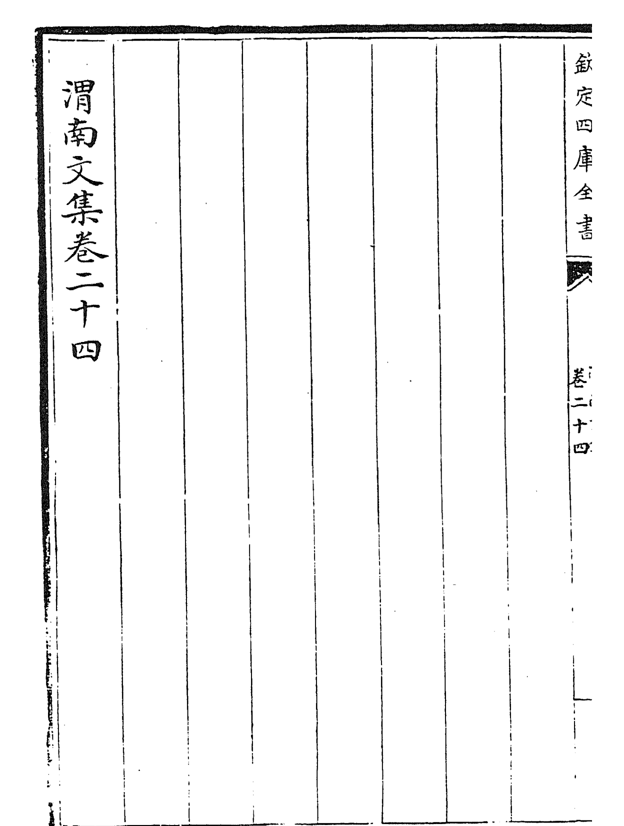
嚴州謝雨祝文

比承詔旨致禱靈祠果遂感通沛然甘澤敢涓吉日祗報靈休

嚴州戊申謝蠶麥祝文

乃者蠶老而未繭麥秋而未穫天作霪雨將害於成惟神降康陰沴消弭牲登於俎酒湛於觴維以薦誠匪敢言報




渭南文集卷二十四

渭南文集卷二十五

宋 陸游 撰

夔州勸農文

仰惟天子臨遣牧守每以務農勸課之指丁寧訓敕雖遐陬僻邑如在畿甸惟懼一穀之不登一夫之失職也硤中之郡夔為大其於奉明詔以倡屬郡慰齊民者尤不敢不勉繼自今不縱掊克不長嚚訟不傷爾力不奪

爾時爾父兄子弟其亦恭承天地惠澤毋為惰遊毋怠東作毋失收斂毋嫚蓋藏勤以殖産儉以足用有司與民交致其愛使公私之蓄日以富饒無貽朝廷宵旰之憂豈不韙哉

丁未嚴州勸農文

蓋聞農為四民之本食居八政之先豐歉無常當有儲蓄吾民生逢聖世百穀順成仰事俯育各遂其性太守幸得以禮遜相與從事於此故延見高年勞問勸課致

誠意以感衆心非特應法令為文具而已今茲土膏方動東作維時汝其語子若孫無事末作無好爭訟深甽廣耜力耕疾耘安豐年而憂歉歲太守亦當寬期會簡追胥戒興作節燕遊與吾民共享無事之樂而為後日之備豈不美哉

戊申嚴州勸農文

葢聞為政之術務農為先使衣食之麤充則刑辟之自省當職自蒙朝命來剖郡符雖誠心未格於豐穰然拙

政每存於撫字觴酒豆肉曷嘗妄蠹於邦財銖黍寸絲不敢輒營於私利所冀追胥弗擾壟闢以時春耕夏耘仰事俯育服勞南畝各終蔍蓘之功無犯有司共樂舒長之日今者土膏既動穡事將興敢延見於耆年用布宣於聖澤清心省事固守令之當爲曠土游民亦父兄之可恥歸相告戒恪務遵承上以寛當宁之深憂下以成提封之美俗

書通鑑後

司馬丞相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其說辯矣理則不如是也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强藩大將或在兼并或在老釋方是時也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何代無之若能盡去數者之弊守之以悠久持之以節儉何止不加賦而上用足哉雖捐賦以予民吾知無不足之患矣彼桑弘羊輩何足以知之然遂以為無此理則亦非也

又

周世宗既服江南諭使修守備通鑑以為近於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時世宗將有事於燕晉其謀以為若南方有變雖不能為大害然北伐之師勢亦不得不還故先思有以安江南之心又疲其力於大役使不得動比北伐成功江南折箠可致矣此世宗本謀也遽謂之近於文王豈不過哉然世宗之謀則誠奇謀也蓋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棄勝取吳蜀

楚粵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先取蜀南粵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於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宗之本謀為善也

書賈充傳後

言一也情則三也其惟論兵乎自古惟用兵最多異論以其有是三者也禍機亂萌伏於隱微人知兵之利不

知其害有識者焉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於秦是也投機之會轉盼已移而常人闇於事機私憂過計馮道之於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闇猶有憂國之心焉至於賈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吳之舉至請斬張華則何說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庸人習見南北分裂謂為故常亦壁之役以魏武之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塗地終身不敢南鄉充之心葢竊料吳未可下因為先事之言以徼後日之福而不料天下之遂一也要之戰危事也以舜

為君禹出師不能一舉而定三苗以唐太宗自將李勣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故為充之說者常有利焉此人臣之陰為身計者所以多出於此也馮道不足言矣王猛賈充之論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可不察哉

書郭崇韜傳後

後唐莊宗初得天下欲立愛姬劉氏為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莊宗雖出夷狄又承天下大亂禮樂崩壞之際然顧典禮人情亦難其事未知所

出羣臣雖往往阿諛亡學術然亦無敢當其議者豆盧革為相郭崇韜為樞密使崇韜功高迹危思為自安計而革庸懦無所為惟諂崇韜以自安因相與上章言劉氏當立於是莊宗遂立劉氏為后劉氏既立黷貨蠹政殘賊忠良天下遂大亂莊宗以弒崩李氏之子孫殲焉嗚呼革不足言矣崇韜佐命大臣忠勞為一時冠其請立劉氏非有他心也不過謂天子所寵昵而自結焉將賴其助以少安而已然唐之亡實由劉氏是亡唐者崇

韜也後唐之先皆有勲勞於帝室晉王克用百戰以建
王業莊宗因之遂有天下同光之初海内震動幾可指
麾而定矣而崇韜顧區區之私引劉氏以覆其社稷而
滅其後嗣宗廟之靈其肯赦之乎崇韜卒以盡忠赤其
族革亦無罪誅死豈非天哉昔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
后大臣褚遂良等力爭以為不可者皆得禍獨李勣勸
成之窮極富貴而死自謂得計矣及武氏得志唐高祖
太宗之子孫誅戮幾盡而勣雖已死亦卒以孫敬業故

發墓剖棺夷其宗族遂良等雖得禍不至此也天理之不可逃如此雖然豈獨天理哉彼勣與崇韜皆武夫烈士勇於報德乃以此心揣婦人以為自安之奇策安知婦人之性陰忮忍毒果於背德方其得志自肆若豺虎然豈復思得立之所自哉然則二人之禍雖微天理固有不可逃者矣悲夫

書安濟法後

當安濟坊法行時州縣醫工之良者憚於入坊越州有

庸醫曰林彪其技不售乃冒法代它醫造安濟今日傳容平當來則林彪也明日丁資當來又林彪也又明日僧寧當來亦林彪也其治疾亦時効遂以起家然里巷卒不肯用比安濟法罷林彪已為温飽家矣年八十餘乃終開禧乙丑四月七日務觀書

書空青集後

建中靖國元年景靈西宮成詔丞相曽公銘於碑以詔萬世碑成天下傳誦為宋大典且歎曽公耆老白首而

筆力不少衰如此建炎後仇家盡斥曾公文章始行於世而獨無此文或謂中更喪亂不復傳矣淳熙七年某得曾公子寶文公遺文於臨川然後知其寶文公代作蓋上距建中八十年矣嗚呼文章鉅麗閎偉至此使得用於世代王言頌成功施之朝廷薦之郊廟孰能先之而終寶文公之世士大夫莫知也汪翰林平生故人及銘其墓惟曰始為家賢子弟中為時勝流晚為能吏是豈足以言公哉公家世固以文章名天下又自少時所

交皆諸父客天下偉人出入試用亦數十年朋舊滿朝然世猶不盡知之如此況山林之士老於布衣所交不出閭巷其埋沒不耀抱材器以死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九月十九日山陰陸某書

書浮屠事

浮屠宗師杲究陵人法一汴人相與為友資皆豪傑負氣好遊出入市里自若已乃折節同師蜀僧克勤相與磨礲浸灌至忘寢食遇中原亂同舟下汴杲數視其笠

一怪之伺杲起去亟視笠中果有一金釵取投水中杲還亡金色頗動一叱之曰吾期汝了生死乃為一金動邪吾已投之水矣杲起整衣作禮曰兄真宗杲師也交益密於虜世多詆浮屠者然今之士有如一之能規其友者乎藉有之有如杲之能受者乎公卿貴人謀進退於其客客之賢者不敢對其不肖者則勸之進公卿亦以適中其意而喜謀於子弟亦然一旦得罷其客其子弟則曰使吾公早退可不至是而公卿亦歎曰向有一

人勸吾退豈至是哉然亦晚矣

書渭橋事

中大夫賈若思宣和中知京兆櫟陽縣夏夜以事行三十里至渭橋夜漏欲盡忽見二三百人馳道上衣幘鮮華最後車騎旌旄傳呼甚盛若思遽下馬避於道傍民家且使從吏詢之則曰使者來按視都城基漢唐故城王氣已盡當求生地此十里内已得之而水泉不壯今又舍之矣語畢馳去如飛時方承平若思大駭明日還

縣亟使人訪諸府則初無是事也若思河朔人自櫟陽從蔡靖辟為燕山安撫司管勾機宜文字靖康中自燕遯歸入尚書省為司封郎而卒陸某曰河渭之間奥區沃壄周秦漢唐之遺跡隱轔故在自唐昭宗東遷廢不都者三百年矣山川之氣鬱而不發藝祖高宗皆嘗慨然有意焉而羣臣莫克奉承予得此事於若思之孫逸祖豈關中將復為帝宅乎兵暴中原積六七十年腥聞於天王師一出中原豪傑必將響應決策入關定萬世

之業茲其時矣予老病垂死懼不獲見故私識若思事以示同志安知士無脫輓輅以進說者乎

書包明事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為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妻子饑寒

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薦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事汪公非有負也泥塗賤隷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葢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書神僊近事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答曰天上無凡俗神

僊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摶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近歲有譙定雍孝閔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采藥道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孝閔或自稱木先生往來沔鄂間天民客青城儲福宫一日大罵所與往來道士即閉門睡道士明旦相率謝之而門不啓壞壁視之危坐死矣方相與驚歎俄失所在此三人者皆顯人故其事傳閭巷山澤之士名迹湮晦本不為人知者又可悉數哉予從子慧綽為

浮屠為予言豫章西山香城寺之傍有埜人身被緑毛每雨霽多坐石上暴日見人輒避去追之不可及有識者曰此馬祖弟子亮座主者乃知長生久視之道人人可以得之初不必老氏之徒也因書置座右以自勵云

書屠覺筆

建炎紹興之間有筆工屠希者暴得名是時大駕在宋都在廣陵又南渡幸會稽錢塘希嘗從駕自天子公卿朝士四方士大夫皆貴希筆一筩至千錢下此不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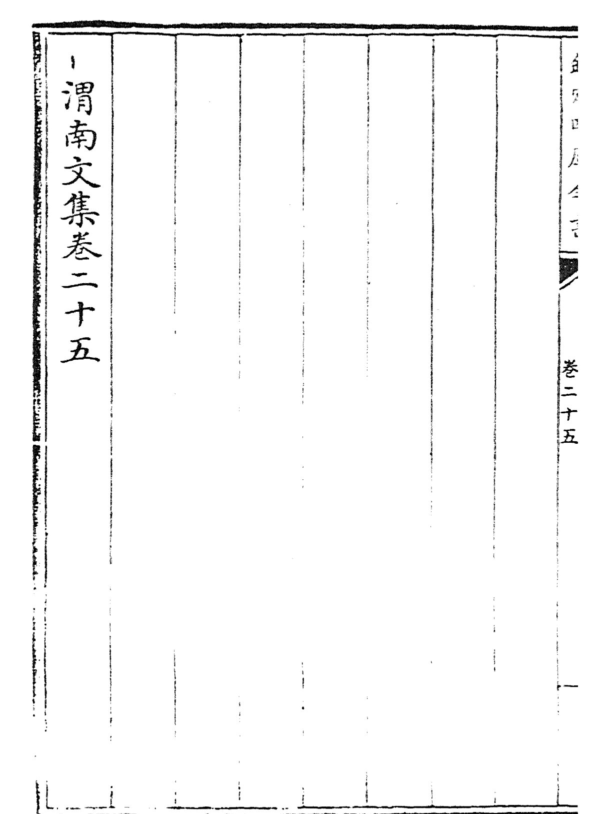
晁侍讀以道作詩稱譽之有吳生先師中字茂先得其筆以一與先少師希之技誠絶人入手即熟作萬字不少敗莫能及者後七十餘年予得其孫居覺筆財價百錢入手亦熟可喜然不二百字敗矣或謂覺利於易敗而速售是不然價既日削矣易敗則人競趨它工覺固不為書者計獨不自為計乎乃書希事庶覺或見之

書二公事

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名天下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

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傍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者亦薄贐之止於千錢飲具皆白鑞或遺以銀盃辭不取好强客奕棊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諤嘗聞道於賾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艮齋晨興烹豆腐菜羮一釜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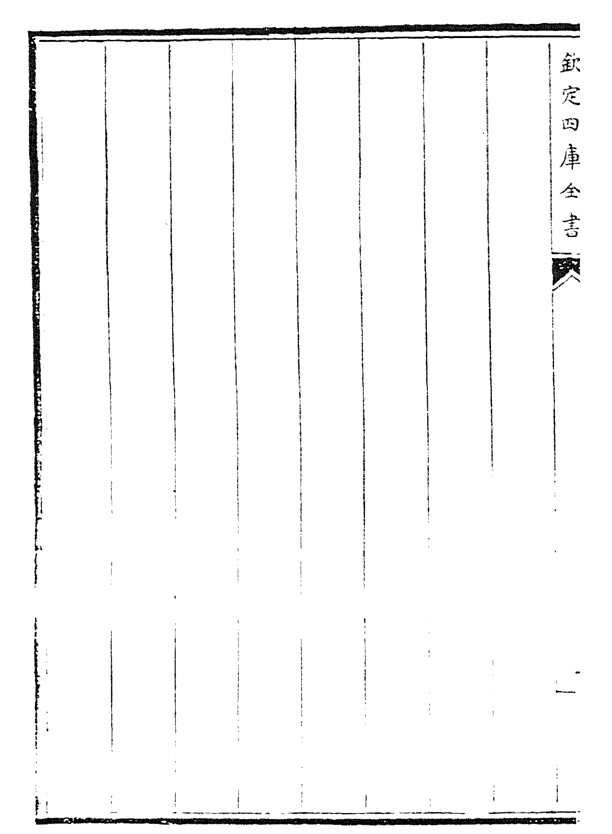
貧士及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曰吾無錢予君豈欲詩手取幅紙作絶句贈之以為常二公皆予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盃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奕棊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之元十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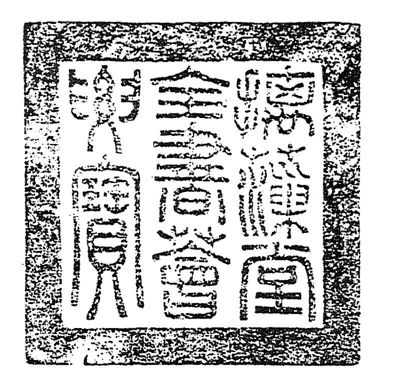


渭南文集卷二十五

謹案卷二十四第六頁後六行更效無疆之祝刊

本祝訛祀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